

试论凌家滩玉龙、玉鹰、玉龟、玉版的文化内涵

李修松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从凌家滩遗址所反映的社会分工、贫富分化、氏族贵族、专业巫师和礼仪源头等视角,分析凌家滩遗址的文化性质。在此基础上,运用文献、考古、文字、文化人类学等资料和方法分析认为:玉龙即虬龙,是后来的夏部族虬龙(即句龙即禹)崇拜的源头之一。

玉鹰即鸷鸟,是大汶口文化的创造者少昊氏部落集团首领少昊摯的神形。玉版综合反映了当时人们“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及相关内容,是以太湖山、土山为坐标,测算春分等四时八节的器物。玉龟系相关的龟卜文化及“玉龟衔符”等的反映。再加上对祭坛等文物综合分析,反映了凌家滩人山岳崇拜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凌家滩玉器;文化性质;玉龙;玉鹰;玉龟;玉版;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G127.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1)06-0040-06

安徽省含山县境内的凌家滩遗址,位于由太湖山麓向南延伸下来的长长的岗垄之上。倚山临水,在原始社会时期,无疑是适宜于生产、生活的好地方。目前在16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已发现四处聚落遗址。有墓地2处,每处占地约7000平方米,墓地之间有濠沟相隔,濠沟底部还有一道用鹅卵石垒砌的矮墙(高、宽各约30厘米)。显然,这里分布的是聚落群,曾是一系列氏族的居地,也是部落、甚至是部落联盟的所在地。

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以北部墓地为重点,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面积2200平方米,发现墓葬60多座,大型祭坛一处、房基一座,出土文物1500多件,其中玉器1200多件。玉器种类丰富,档次相当高。还发现厚度1.4至1.6米的由红烧土块构成的约3000平方米的建筑遗址,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大型建筑中心。

根据测定,凌家滩遗址的时代距今约5300年左右,正当原始社会后期稍早阶段。基于上述基本情况,综合诸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对该遗址作这样一些归纳:

第一,诸如98M23墓随葬品最少,且分别为玉环

1、玉芯2、石工具(含制玉工具石钻)陶器4件,说明墓主人是专门从事制玉业的匠人。再结合凌家滩遗址所反映的玉器业发达情况,可以认为:此时,玉器业已分离出来成为独特的手工业行业。

第二,从墓葬大中小不同,随葬品数量相差过多(如87M15随葬品达121件),档次过于悬殊来分析,说明氏族部落的上层分子已在化公为私,其内部贫富正在分化,拥有权力的氏族贵族正在形成。

第三,从与祭祀有关的玉龟、玉版等用于个人陪葬和成为后世礼器的玉钺、玉璧、玉、玉璜等玉器在墓葬中大量发现说明,作为后世的礼仪制度此时正在兴起,掌握神权的巫师已从氏族中分化出来。

第四,从象征杀伐之权的带有礼器性质的玉钺、玉斧、玉戈等的出土,说明战争正成为这个时期经常性的活动。同时,从考古材料尚未看到阶级对立的痕迹。故此可以认为:此时凌家滩部落或部落联盟正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后世的公共权力尚未形成,但是已开始滋生。

所以,我们认为:凌家滩遗址及其出土器物,应反映原始社会后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稍早阶段文化的性质,这是我们分析凌家滩玉器文化内涵的前提和

收稿日期 2001-06-23

作者简介 李修松(1958-)男,安徽省含山县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基础。

限于篇幅和本人的学识,本文只对凌家滩玉器的玉龙、玉鹰、玉龟和玉版的文化内涵试为分析,借以求教于方家。

一、玉龙

玉龙出土于凌家滩墓地 98M16:2,长、短经别为 4.4、3.9 厘米,厚 0.2 厘米。扁圆形(见图一),弯曲勾连,吻部突出,头上有两角,脑门阴刻线条呈皱纹状,龙须、紫、鼻、眼都刻划较为清楚。龙体上阴刻 17 条线代表龙鳞。



图一

龙形器物或图案在中国原始社会多处遗址内有发现,形体也相互有别。例如:在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村遗址出土的陶器发现有猪首蛇身的龙,其身上有以网格纹和错点纹表示的龙鳞;在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蒜头瓶上有长身鱼纹的龙形图案,头呈方形,巨腮,有耳无角,饰鳞纹,被认为是虺龙图象;在甘肃武山县西坪与傅家门遗址分别出土的两件陶瓶中,均绘有人面蛇身图案,通体以斜方格纹表示龙鳞;在属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内蒙赤峰和辽宁西部山区一带,出土多件龙形玉器,一般都是猪首龙身;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用蚌壳摆成的蚌壳龙,其形状像鳄鱼。这些龙造型各异,属于不同的文化谱系,最早的距今七八千年(如兴隆洼龙),最迟的距今三四千

年,说明当时各地的龙崇拜都带有地方特征。但這些龙至后世大多有定型,无非是猪首龙或猪龙、虺龙、人面蛇身龙(汉代画像石中常见),而原型像鳄鱼状的龙则演变成后世鳞甲爪俱备的常见龙形。

凌家滩玉龙就是后世所说的虺龙。《说文》释虺云:“龙子有角者。”《广雅·释鱼》进一步解释说:“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虺龙,无角曰虺龙。”“虺”字义为弯曲,又作“𪔐”;“𪔐”从虫、从“𪔐”,为后起字加声符。“虺龙”即盘曲(弯曲)且头上长角之龙,与凌家滩玉龙完全合拍。

《说文》释“𪔐”为“龙子有角”,是特指夏后氏首领禹的神型。^①禹在一些文献中被记载成“句龙”。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又《礼记·郊特牲》:“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龙,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而《淮南子·汜论训》则记“禹营天下,死而为社”。对此,童书业、丁山、杨宽诸先生都作过仔细考证,说明“共工”二字就是禹之父“鯀”的缓读(“鯀”是“共工”的急读),共工之子句龙即鯀之子禹。本人曾在《夏部族图腾考》^②一文中详细考证:夏部族的图腾是龙,其首领及鯀子禹的神形都是龙形,而作为鯀(老龙)子的禹之神形则正好是一条盘曲如勾且有角的龙。这就是《说文》“龙子有角”的来源。所以“禹”字的初字正是作勾龙(句龙)状,甲骨文作或者作③,简体作④或⑤。“句龙”读为“勾龙”,即盘曲如勾的有角之龙,是作为夏后氏首领禹的神形,禹字的初形即句龙(勾龙)亦即虺龙之形。“虺”的本字作与甲骨文类同,即句龙之形。

《楚辞·天问》有“鸩龟曳衔,鯀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鯀腹禹,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焉有虺龙,负熊以游?……。”很显然,屈原这里所问的都是有关鯀禹治水过程中的神话传说。唐兰先生《“阻穷西征”新解》^⑥分析认为:传说中,鯀治水九年不成,被帝杀之于东海之畔的羽山后,三年不腐,被“剖之以吴刀”;“鯀腹生禹”。禹曾背负鯀尸越岩西征,至西方(今重庆巫山一带)寻求神巫医治复活。说明《天问》中所说的虺龙,明显就是鯀子禹。其中所说的“熊”就是禹父鯀。传说帝杀鯀于羽山,“鯀”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化为黄熊”即

“化为黄龙”，其实就是为复现鲧的神形。对此已有多人论证说明。^⑦

更为有力的证明是，在夏文化的发祥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发现的距今4000年的彩绘陶盘中的两条龙（见图二）。本人曾撰专文论证：其外圈呈盘曲状的动物，显然是一条艺术化了的龙形，它的口中所衔的禾穗，便是传说中被视为瑞兆的“嘉禾”——一种特别茁壮的禾穗。此龙显然就是夏部族的图腾。被此龙所呵护着的带角的盘曲如勾状的动物，无疑就是“龙子有角”虬龙，也就是勾龙（勾龙），也就是禹的神形。这条龙的图形与凌家滩玉龙可算是模样类同，如出一辙。稍微不同的是，凌家滩玉龙盘曲勾连，这是因为，玉龙作为礼仪性器物或佩饰，勾连起来便于串系悬挂的缘故。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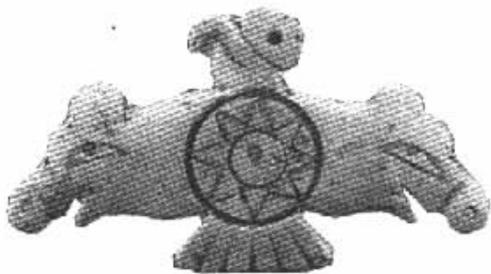
凌家滩玉龙比鲧禹所处的时代、比陶寺遗址要早1300年左右，说明后者虬龙（勾龙）崇拜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凌家滩遗址所反映的那个时期的江淮地区文化。

二、玉鹰

凌家滩玉鹰鹰首侧向傲视，振翅待翔，整体给人以威猛震慑之感（见图三）。鹰嘴如钩，鹰眼突出，用对钻孔眼表现，夸张而传神。胸部饰以八角星纹，星纹内一圆，圆内钻孔穿透。双翼全部扩展，翼尾呈猪首形。猪眼和猪鼻孔都以钻穿之孔表示。

玉鹰的八角星纹连同星的内圆（太阳图形）都来自大汶口文化。黄淮平原大汶口文化刘林期便已发现这种图形^⑧，在邹县野店M35墓出土的彩陶盆上亦有发现。虽然后来在诸如良渚文化等遗址中也有

发现，但追根溯源，还是来自大汶口文化。笔者曾经在论文中考证：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或简写作，即少昊氏之“昊”字，为少昊氏部落集团的族徽（按：此符号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一期遗存中也有发现），大汶口文化即少昊氏部落集团文化。^⑨此符号从日从鸟从山，说明大汶口部落集团的人是崇拜太阳的，这与大汶口文化中多处出现象征太阳光芒四射的八角星形符号及其相连系的圆圈形是一致的。



图三

从凌家滩遗址所出土的器物来分析，该遗址受大汶口文化影响的色彩较为浓厚。例如：从出土陶器来看，该遗址出土的背壶显然与大汶口同类器物一致，其形态介于大汶口M81:8和M98:13的背壶之间，同徐州高皇庙出土的背壶较相近。^⑩再如，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与大汶口文化遗址普遍出现龟甲，说明其龟卜成风是一致的。

这样分析的结果，结合有关文献，我们便有理由认为：凌家滩玉鹰就是创造大汶口文化的少昊氏部落集团之首领少昊（鸛）的神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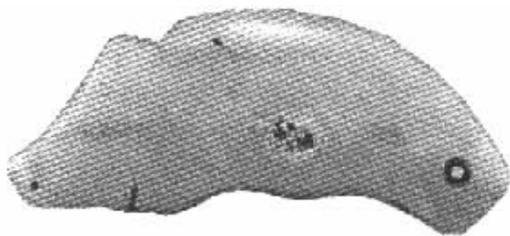
文献记载，少昊氏部落集团是由许多鸟图腾的氏族部落构成的。《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说：“我高祖少昊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以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也；伯赵氏，司至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者也；鸛氏，司马者也；鸛氏，司空也；鸛氏，司寇也；鹑鸠氏，司事也。五鸛，鸛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九扈为九农正……。”这里说的“以鸟名官”的凤鸟、玄鸟、伯赵（伯劳）、青鸟、丹鸟以及“五鸛（五种鸛鸟）、五雉（五种野鸡）、九扈（九种扈鸟）都是少昊氏集团内的各氏族、部落的徽号。其中的鸛、鸛都是凶猛的鸟类，所以少昊命其首领分别主管军队和司法。据郝懿行《尔雅义疏》之《释鸟》

解释， 鸩又称王鸩，属于凶猛的 类。“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谓之鸩。”又释“ 鸩”，谓当为 鸩，也属于凶猛的鸟类。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该书明确称为鸩鸟的鸩，又名晨风，也就是隼。“似鸩，青黄色，燕颌勾(勾)喙，向风摇翅，乃因风飞急，击鸩、鸩、燕、雀食之。”凌家滩玉鹰与此相对照，完全相符，显然就是属于鸩鸟的隼(鸩)。这种鸩鸟，正是少昊氏集团首领少昊挚(鸩)的神形。《帝王世纪》记云：“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少昊部落集团的首领名鸩，也见之于《山海经》。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之《大荒东经注》云：“少昊名挚，古挚、鸩通，则此百鸟之王而名‘挚’之少昊，神话中其亦鸩鸟之‘属乎?’袁先生的注释是正确的。其一，挚与鸩古文相通是毫无疑问的。例如《礼记·曲礼》：“前有挚兽，则载貔貅。”挚兽”即“鸩兽”，即猛兽。其二，因为只有百鸟之王、最为凶猛的鸩鸟才能承担得起鸟部落集团首领的重任，才能有效号令各个鸟氏族、鸟部落，包括 鸩氏、鸩氏之类凶猛的鸟类氏族、部落。屈原《离骚》：“鸩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王逸注：“鸩，执也，谓能执伏众鸟。”鸩鸟的意思就是执伏众鸟。其三，少昊挚(鸩)字青阳也与东方鸟图腾氏族、部落有关。因为“青”指东方(后世谓东方青龙)，阳指阳鸟(即三足鸟或三足鸟)。

分析至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凌家滩玉鹰准确的名称为隼或鸩，是鸩鸟，来源于分布以今山东地区为重心的少昊氏集团首领少昊挚(鸩)，从而进一步说明少昊氏文化(大汶口文化)对那个时期凌家滩人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是渐进的、间接的，这与大汶口文化逐渐向南辐射，辗转影响江淮地区是一致的。

至于玉鹰的双翼之尾作为猪首形，也不难理解。在上古时期，由于猪属于人们最便于饲养的动物，所以到原始社会后期，猪往往是最有价值的动产，形成猪崇拜现象。其一，猪下颚骨或猪头骨被作为财富的象征广泛而大量地用于陪葬。例如：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一墓中陪葬四十四副猪下颚骨；而秦魏家和临夏大何庄墓地随葬的猪下颚骨更加普遍，最多的一墓竟陪葬达六十八副之多。^①其二，猪是最基本的祭祀供品之一，也是后世祭祀的三牲之一。其三，猪骨和牛、羊之骨一样被广泛用于占卜。其四，如前所述，许多地方的原始社会遗址内发现玉猪龙，无疑是猪崇拜的反映。凌家滩玉鹰双翼之尾作猪首形说明，这种猪崇拜在凌家滩当时的人群中也是存

在的。凌家滩墓地出土的玉猪(见图四)，更是有力的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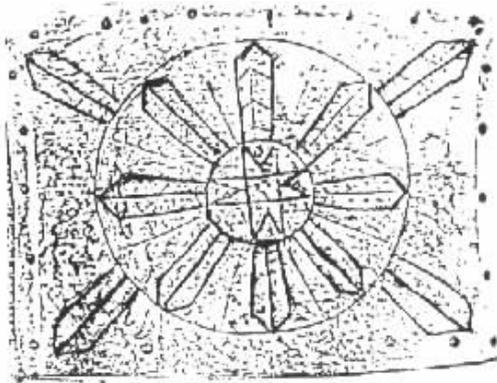


图四

总之，凌家滩玉鹰是当时凌家滩人太阳崇拜、鸟崇拜、猪崇拜三位一体的综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大汶口文化辗转向南部地区辐射的影响。玉鹰也是部落或部落集团权力的象征。

三、玉版、玉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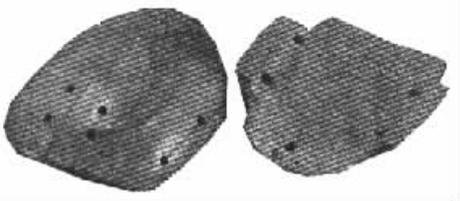
玉版和玉龟是凌家滩玉器中内涵最为深厚的文物之一(见图五、图六、图七)。玉版出土时被夹在玉龟的背甲、腹甲之中，符合“元龟衔符”之类的神话传说。玉版正面为长方形(反面略内凹)，中部刻一圆，圆内刻方形八角星纹。如前所述，小圆及八角星纹是太阳闪光的图案，是东夷人太阳崇拜的反映。小圆之外又刻一大圆，此圆及玉版的方形，象征天圆地方。《大戴礼记》云：“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看来“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由来已久，早在5300年前的凌家滩人就已具备，直到汉代才被浑天说所代替。此玉版象征天的圆内有小圆及方形八角的太阳符号，符合《大戴礼记》“圆曰明”的记载。至于与圆相对、代表大地的玉版外侧的方形，则相比之下就属于“方曰幽”了。



图五



图六



图七

《周髀算经》说：“数之法出于圆方”。玉版在“天圆地方”宇宙观的支配下，体现了当时人们思想认识水平所能达到的一系列数与理。玉版的核心小圆与大圆之间，以直线平分八等份，每等份内都刻着由两块璋形图案所组成的圭形纹饰，从而将内外圆之间划分为八个等份。从外圆又向玉版四角之间，伸出四个圭形（由两个璋形组成）纹饰。在玉版的四周边沿，两短边分别钻5个孔，一长边钻9个孔，另一长边分别从两头对钻2孔（共4孔）。这些“数”都代表了一定的含义，蕴含一定的理。

圆圈与四边垂直的圭形纹饰，代表四方，再加上另四个圭形纹饰的指向，代表八方。大圆外指向玉版四角的圭形纹饰，则代表了四维或四隅的指向。《淮南子·天文训》：“日东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于玉版四边的钻孔：一长边四孔的，代表大地之四极。《楚辞·离骚》：“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四极指四方极远之地，也指大地四方之极。两短边各五孔者，表示东南西北中五方。《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五方即是此意。另一条长边的九孔，指九天或九野，指天的中央

和八方。如屈原《离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九天”即此义。据《吕氏春秋·有始》载，具体指“中央的钧天，东方的苍天，东北的变天，北方的玄天，西北的幽天，西方的颛（昊天），西南的朱天，南方的炎天，东南的阳天”。《淮南子·天文训》、《广雅·释天》都有同样的记载。5300年前的凌家滩人当然不大可能知道天分九野的名称，但八方加上中央称九天或九野还是能够知道的。这样解释凌家滩玉版所含的数与理比较直观，与当时凌家滩人原始的宇宙观都是合拍的，都直接包含在“天圆地方”的概念之内，与5300年前凌家滩人原始的认识水平是一致的。至于将玉版解释成河图、洛书（按：凌家滩玉版所含九五之数，与后世河图、洛书及九宫八卦图最基本的数理暗合，可以看作其起源），解释成“盘和社”等，都失之于用后世的认识去拔高古人。

至于《淮南子·天文训》所记载的天有九柱支撑，地有四维控系的观念，此时是否已形成，玉版中的四孔和九孔之数是否已寓有此意，不敢妄测。

玉版在当时是测量时节，从而指导农业生产的用具。这里说的时节，也是带有初始性的。

人们观察天文，测算时节，首先是从观察太阳出山时的不同位置开始的。如前引《淮南子·天文训》所述，日出东北方为夏，正东方为春秋，东南方为冬。前述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陶文，就是当时人们观察太阳，测算出春秋二分的记录。^⑩有学者曾于春分日至此陶文的出土地——莒县陵阳河墓地，面对东方日出时的五座山峰拍下照片，照片与此陶文（除日下之飞鸟外）如出一辙。而《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记的最早现象授时，观测春秋二分，用以指导农业生产的（因为春分是春播，开始农业生产的季节），恰恰便是大汶口文化的创造者——少昊氏部落集团的玄鸟氏。《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日月所出之山凡六”，这也是在沿海丘陵地带观察太阳出山的位置，借以测算时节的反映。一年的不同时节，太阳从丘陵地带不同的六座山峰上兴起，故原始人记曰：“日月所出之山凡六”。这与前述日下五座山峰的陶文符号所反映的观测春秋二分的事实是同样的道理。

凌家滩遗址的东面既没有五座山峰，也没有六座山峰，但同样可以通过观测逐步认识到一些初始时节。因为作为周边最高山的太湖山在其正北，而凌家滩的东北有一土山。有了这两座山为坐标，再从墓地之祭坛处将此玉版上正北和东北的两条线分

别对准处于正北的太湖山和处于东北的土山座标,就可以测算出或大体测出一年之中随着太阳周转而到来的四时八节(与太阳出山、落山的方位一致)。

当时测算时节是由神职人员巫师进行的(按:所出玉龟、玉版之墓的主人,就是这种巫师,故玉龟版出土时,置于死者胸部),人们认为这种玉版是符合天理的,是神秘的,故应当是上天颁赐的。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玉符。人们还认为:灵龟是通神的。当时在观测到时节时,照例还要占卜今后的吉凶。玉龟甲的作用,正是在于此。凌家滩玉版置于玉龟的背甲和腹甲之中出土,正是基于这些原因。

凌家滩玉龟、玉版与八卦起源的关系是明显的。在此不再赘说。

还有一问题必须说清楚:即太湖山座落在凌家滩墓地的正北,这个位置正当后世所谓的玄武大位(墓地当后世所谓的朱雀位置),而且太湖山又是周围最高的山峰,而东夷人山岳崇拜的民俗由来已久。

如徐淮夷每迁徙到一处地方,都要将其居地的最高山作为崇拜对象加以祭祀。^③5300年前的凌家滩人也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玉版上的所谓圭形刻纹,每个都是由两个璋形合成的。《周礼·瑞典》记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林向先生曾通过详考,说明璋是祭祀山川的祭器。^④由此进一步说明:5300年前的凌家滩人肯定要祭祀太湖山从而祭祀上天(因为古人认为山离天最近,往往视其为登山的天梯)。同时他们还要在墓地祭地并祭祖。从凌家滩墓地位于聚落分布区的最高点,而且墓地还被人用为用砂石垫高了,又与祭山从而祭天的太湖山处于相对的方位,故综合判断在此祭地从而祭祖是无疑的。后世帝王的封禅,如秦皇、汉武封泰山以祭天,禅梁父以祭地(按:梁父为泰山下的小山),就是东夷人山岳崇拜发展的结果。不过后世帝王祭天,早已将其祖先一道配享了。

注:

①②⑦ 详见李修松《夏部族图腾考》《学术界》1995年3期。

③ 饶宗颐《巴黎所见甲骨录》一五。

④ 叶玉森《铁云藏龟拾遗》三、七。

⑤ 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一一、三七。

⑥ 见《古史辨》七(下册)。

⑧ 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⑨⑩ 详见李修松《淮夷探论》《东南文化》1991年2期。

⑪ 田名利《凌家滩墓地玉器渊源探寻》《东南文化》1999年5期。

⑫ 参见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第一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⑬ 详见李修松《涂山汇考》《中国史研究》1999年2期。

⑭ 林向《古蜀文明与中华牙璋》《历史教学》杂志1995年增刊《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

责任编辑 薛 莽

作者: [李修松](#)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刊名: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年, 卷(期): 2001, 25(6)
被引用次数: 7次

本文读者也读过(9条)

1. [朔知](#) [从凌家滩文化看中国文明的起源](#)[期刊论文]-[安徽史学](#)2000(3)
2. [孙先如](#). [张敬国](#). [汪焕荣](#). [孙瀚](#). [蒋小平](#). [徐勤](#) [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新石器时代闪石类玉器研究](#)[期刊论文]-[岩石矿物学杂志](#)2002, 21(z1)
3. [邵英](#) [“玉”、诗与古人的审美取向](#)[期刊论文]-[人文杂志](#)2002(1)
4. [高莹](#). [张子健](#). [GAO Ying](#). [ZHANG Zi-jian](#) [“玉人”源流考](#)[期刊论文]-[河北学刊](#)2009(1)
5. [朱勤文](#). [张敬国](#) [安徽凌家滩出土古玉器软玉的化学成分特征](#)[期刊论文]-[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02, 4(2)
6. [柳志青](#) [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上游流域极少玉器和率先进入青铜时代的原因](#)[期刊论文]-[浙江国土资源](#)2005(12)
7. [王俊](#) [凌家滩: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期刊论文]-[江淮文史](#)2007(6)
8. [王海秀](#) [从玉词语看中国的女性文化](#)[期刊论文]-[前沿](#)2004(5)
9. [王波](#) [北京创业资本发展中的问题与制约因素分析](#)[期刊论文]-[高科技与产业化](#)2004(4)

引证文献(7条)

1. [石新影](#) [从上古时期玉器看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形成](#)[学位论文]硕士 2005
2. [廖任庆](#) [安徽凌家滩出土古玉器玉质及玉材来源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05
3. [李艳红](#) [皖江地区新石器时代“仪式用具”简论](#)[期刊论文]-[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0)
4. [郑杭生](#). [胡翼鹏](#) [天道左旋:社会运行的溯源和依据——若干考古发现成果的社会学开发](#)[期刊论文]-[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5. [王心源](#). [吴立](#). [吴学泽](#). [周昆叔](#). [莫多闻](#). [韩伟光](#) [巢湖凌家滩遗址古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特征](#)[期刊论文]-[地理研究](#) 2009(5)
6. [陈声波](#) [八角星纹与东海岸文化传统](#)[期刊论文]-[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08(6)
7. [萧兵](#) [红山玉龙的多层面解析](#)[期刊论文]-[民族艺术](#) 2004(2)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ahdxxb-zxsh200106009.aspx